

十字街頭

魯思



行印局書

集一第

刊叢本劇 編



十字街頭

四幕喜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一集
十字街頭

外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改 編 者 魯 思

發 行 人 陸 高 誼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

十字街頭

人物：

趙柯幹

前樓房客，年約二十三、四，一個剛從大學文科畢業出來的知識青年。態度相當率直而認真，他肯吃苦，也能耐勞，但他染有小資產者的習性，生活裏面稍帶一些羅曼蒂克的氣息。現在他失業着，生活常常發生恐慌，雖說每月也有幾十塊錢的稿費收入；可是，俗語說得好：「杯水車薪，何濟於事。」這區區的一個數字，如何能解救他的經濟壓迫呢？生活煎熬着他，他却並不感到苦痛，因為他懷有理想，一種向上的理想呀。他認為祇要努力，便可征服一切。「人生即是努力。」這便是他的哲學吧。不過，「人生」究竟是什麼？他可不大清楚了。

劉美俊

其友。是個思想純正，認識清楚，生活嚴肅，頗富朝氣的青年人。他研究的是社會科學，愛埋頭實幹，平時非常沉默寡言的。也許受刺激過深的緣故，常常會發「神經病」；而這種「病」，必須補說，並不屬於病理學的範疇內的。

徐灑傑

大學畢業生，年約二十四五。他們失業四兄弟之一，柯幹同室的人。他害着初期的肺結核，症常作乾咳；整天愁眉不展的，沒有着「熱」也沒有着「力」。他幻滅，他頹廢，他消沉，他更苦悶而憂鬱。

唐祿天

也是老趙的朋友，並且還是同級和較接近的夥伴。他愛好美術，擅長油畫；但他並不屬於「人生派」或「藝術派」的，因為他什麼都不大理解，圖畫對他僅是一種嗜好而已。實在地說，他是一個嚴重的玩世症的患者，也是名符其實的樂天主義的人，這和小徐正形成個極鮮明的對照，他們走上了人生的灰黃兩個最危險的南北極端。

楊芝瑛

後樓房客，工廠管理員，二十一歲。她是一個情感重於理智的女性，受過中等教育，懂得自立，也略知工作與事業的意義。可是，許受她的社會層所決定的階級意識的作祟，她沒法克服小資產者的女性之愛美天性（據說愛美是女子的天性），當她正和異性相愛了的時候，她更不能不特別看重自己的秀麗的面容。

姚康敏

楊芝瑛的同事，年約念七左右。一個女性裏的男性，她蔑視女性的輕浮，與寄生草式的生活。她能理解並認識人生的真諦，爲了求得自立，爭取女性自身的解放，她才跑進社會去和世界上的任何男子一樣地吃苦與努力。故她雖和楊芝瑛有着一樣的美好的姿色，但她自己却像全不知道似的，從不想到它的。

杜醉翁

二房東，是個杯中物的嗜好者，醉時老愛哼着「烏龍院」裏的詞句：「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，衙前來了我宋江。那一日間遊在大街上，偶遇着好漢小劉唐，他把那實言對我講，請我到梁山去爲王，這富貴豈是人妄想，自有天爺作主張。行一步來到了長街上，又聽得……」所以大家就拿「烏龍院」當作了他的名字。

俞氏 其妻凶悍得很，上海的典型的房東太太，故老趙等一夥人老在背後喊她「雌老虎」的。

珍珠 其女，六歲。

其他 隣婦、郵差、流氓、男女遊客及人力車夫等。

時間：

中華民國某年某月，總之是現代就得了。

地點：

上海，「小巴黎」的上海。

目次

圖照

銀幕上的「十字街頭」(四幀)

舞台上的「十字街頭」(四幀)

本書.....(一一—一〇九)

附錄.....(一一三—一二二)

故事

各報評論摘錄

走向十字街頭(趙景深)

首次公演的演職員表

後記.....(一二三—一二六)

第一幕

佈景 是上海習見的一所擁擠而嘈雜的，衙堂房子的二層樓的橫斷面。很破舊的，牆壁都已褪了顏色。

右側是上上下的樓梯的平台，天花板上單調地懸垂着一隻燈罩已經碎了一半的五枝光電燈。向平台的右邊，依稀地可以隱見通底層和達曬台的樓梯的扶手。平台的左面是間「後樓」，空氣不大好的，祇有一個窗戶開在靠平台一邊的右壁上頭，玻璃上漆有一層白色的膠粉，白天的光線全仗這個半透明的窗戶中勉強地漏進一些。後面近平台處，則是一扇左右移的滿染塵埃的赭色的門，門外的一小塊狹長的空地，是前樓出入的必經要道。再左隔着一層薄板的，便是所謂「前樓」的了，光線相當充足，因為臨着天井和遙對前門的左壁，裝有一排長玻璃窗的緣故。

在這間「前樓」裏，佈置得很平常，後面左角處安放一張半舊的俄國式的沙發床，底下放着一大一小的一隻手提衣箱；朋友多時，把它拖出來一豎起了，也便權作一條坐椅。床的一頭，正對着門的床的一頭，置有一個屏風。中間稍偏右側，接近薄板跟前，斜斜的橫放着一張粗陋的藤椅，和一隻半年前從北京路舊木器店裏買來的寫字台，在晚上它還是一張舒服的臨時睡榻；桌上的幾冊紅色簿面的精裝「魯迅全集」，老趙在白天常常視作聖經似的珍重與閱讀，晚上却又把它當作一個枕頭使用着的。床前的長窗處，置有臉盆架等，臉盆

裏放着漱口杯一類日用物件。沿着窗前的牆脚跟邊，則堆着的盡是些舊書和報章，也許還雜着一兩雙臭襪子或破短褲。

此外，隔成前後樓的薄板壁上，則掛有這裝在相當考究的櫃子裏的四位失業伙伴的學士照像，近口鼻處希奇古怪的都粘着「失業 No: A J F…… B J F…… C J F…… D J」等字條兒，想是沒有飯喫，準備封鎖嘴巴的意思吧。床的後壁上頭，則掛着一隻古舊的六弦吉他 (Guitar) 和幾張世界著名的文藝家的畫像。靠台前的寫字台近旁，還有一隻舊式的長短波的無線電收音機放在茶几上。這些都是老趙的，可說這個房間內最奢侈的三件裝飾品了。

那邊半間的「後樓」，現在是空闕着，裏面除了一張古老的賬桌，是二房東的財產，此外還涼着幾件衣服。地上則滿是破布紙屑，骯髒得很。

當幕啓時，「後樓」是黑暗的；「前樓」則閃耀着一盞暗淡的十五枝光的電燈。是深夜的時分了。室外，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，下着陣雨，滴滴搭搭……

小徐伏在桌上飲泣，他的頭髮和衣服都淋得濕濕的，顯然是剛從外面回來。

老趙邊脫濡濕的雨衣，一邊兒說。

柯幹 我們應該勇敢的生活下去！——你爲什麼要跳黃浦呢？自殺，多蠢的傢伙，一個人能有幾次好

死的，你不能把你的死用得更適當一點嗎？傻瓜！

瀟傑 (哲學地) 煙，煙，什麼都似一縷煙啊！

(雷聲，雨點。)

(老趙怕他受涼，取件浴衣給他披上，然後沏了杯茶，遞給他喝。)

瀟傑 (支持起來) 畢業即是失業，失業也便等於宣告死刑。……工作，事業，光明的前途，理想的神殿，

什麼都變成了泡影，泡影……(無力地倒在椅上)

(隱雷，雨聲。長的一陣閃光，恰巧射在小徐的面上，可使觀眾瞧見他流着兩顆淚珠。)

柯幹 小徐，你要知道你死了，你的家鄉還是照樣的荒涼；這個萬惡的社會呢，也是依舊如此的黑暗，像這漫漫的長夜，並不因為你死了，什麼都變得光明一點兒的。

(雨聲漸止。閃光，隱雷。)

瀟傑 人生是煙！我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我不能奉養我的父母，我連我自己都不能救活……

柯幹 你的病會慢慢好的，你爲什麼老是想這個呢？……小徐，即使有了病吧，我想，我們總得在未死之前，幹一點有意義的事……(扶他) 快去睡吧，夜已經很深了。

瀟傑 (自語) 未死之前(拭淚，長嘆)……

(雷聲漸隱，祇剩閃光。)

柯幹 (扶着小徐帶走帶說) 小徐！金錢、地位、名譽、愛情，這一切呀，我們是不會臨到的，我們也不用去想

瀟傑

它；可是，我總覺得，我們還有着使命，這個使命，我雖說不清楚，但我總覺得我們是有着這麼一個使命的。在這個使命還沒有完成一點兒的時候，我們是不能輕輕地就把生命拋去的。（佳足，望着影子。）都像這個燈光下的影子，我們的前途，我們的希望，模模糊糊，渺渺茫茫，並且永遠沒法抓住的……事實如此，我活着就像一個浮屍……

（閃電，極短的。）

柯幹

（慰安地）睡去——小徐，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。我們是人，我們活着總得做點工作的。

瀟傑

工作？到那兒去找呢？在這世界上，睜開眼來，盡是些殺人不見血的囤積奸商，恐怕連我們吃一口飯都有人張大了眼睛不許吃的。（躺下）

柯幹

你不是在繙譯一部書嗎？這也是工作呵，這難道不是工作嗎？（給他蓋被）小徐，不要這樣的悲觀，睡吧，安心地睡吧。

瀟傑

（感激地）謝謝你。（疲乏地）老趙，你也睡吧。

柯幹

（點頭）你安心地睡吧，挨過了苦難的今宵，明天也許就是我們的世界了，大家都有職業，共同地度着快樂的生活。（也許爲使小徐容易入眠並驅走他的悲哀起見，他從小徐的床沿上站了起來，乘便取了吉他，依在窗前，輕輕地唱「Nightingale」的主題歌。）

小 D 調 4/4

轉

6̣ 3̣ 2̣ 6̣ | 4̣ 5̣ 4̣ 3̣ 2̣ 3̣ — | 2̣ 3̣ 2̣ 1̣ 2̣ 3̣ 1̣ | 7̣ 2̣ 6̣ — |
 你 要 思 爲 甚 麼? 如 有 悲 傷 記 在 心 上。

6̣ 3̣ 2̣ 6̣ | 4̣ 5̣ 4̣ 3̣ 2̣ 3̣ 2̣ | 1̣ 5̣ 6̣ 5̣ 4̣ | 3̣ 2̣ 7̣ 3̣ |
 一 個 好 漢 有 爲 的 能 人, 哭 泣 不 像 樣。

|| : 6̣ 5̣ 4̣ 3̣ 4̣ | 5̣ 3̣ 1̣ 6̣ | 6̣ 5̣ 4̣ 3̣ 4̣ | 5̣ 3̣ 1̣ 6̣ |
 夜 驚 吓, 小 夜 驚 吓, 小 驚 吓, 小 夜 驚 吓, 小

6̣ 5̣ 4̣ 3̣ 4̣ | 5̣ 3̣ 1̣ — | 2̣ 3̣ 5̣ 4̣ | 3̣ 5̣ 3̣ 6̣ — |
 燈 的 小 團 圓。 你 唱 吧, 唱 吧,

2̣ 1̣ 2̣ 3̣ 2̣ | 6̣ — . 5̣ | 2̣ 3̣ 5̣ 4̣ | 3̣ 5̣ 3̣ 6̣ — |
 唱 吧 唱 吧 唱 起 去 我 的 悲 憤,

2̣ 1̣ 2̣ 3̣ 2̣ | 6̣ — . 0 : || 6̣ — — — — ||
 起 去 我 的 悲 憤, 起 去 我 的 悲 憤,

(此時陣雷早已過去，烏雲散了，月兒又露了臉，光從窗外射入，照在睡熟着的小徐身上。)

瀟傑 (夢囈) 啊——啊……

柯幹 什麼要開水嗎？(聽他不應，知道他已熟睡而說夢話。掛了吉他，走向寫字台前，把桌上寫壞的幾張稿紙，丟

向後樓，接着坐下，握筆續寫他的「未完成的傑作」。可是，當他剛動手寫了一行光景，樓下二房東的臥室裏的掛鐘已經在報十二點了；鐘聲才敲第十一下時，室內的電燈便突然的息滅了。老趙很快地打開寫字台的抽屜來，摸索着蠟燭和火柴，燃着了後，一看錶兒，他又禁不住憤怒着了，罵道：「媽的，房東怪老太婆真是雌老虎，現在才十一點十分呢，她自己撥快了三刻多鐘，就關燈了！」

瀟傑 (夢囈，大聲驚叫) 啊……啊……

柯幹 小徐，小徐！醒一醒吧！

瀟傑 (似醒，翻身) 哦……

柯幹 作夢？又夢見了什麼呵？

瀟傑 我……瞧見我的媽在哭着，她的模樣瘦得像個骷髏，睜大着血紅的眼睛，頭髮蓬亂的披散在

肩頭。

柯幹 小徐，你想得太利害了，所以會有這樣的夢。

瀟傑 已經將近四年不見面了，連信也沒有一封的。

柯幹 那你自己也不寫信回去呵。

瀟傑 我寫什麼好呢？她老人家滿想她的兒子大學畢了業，一定可以給她享福的。

柯幹 別再多說，已經十二點鐘了，好好的睡吧。——多想對於你的病是有害的。（口中吹着「The Country Bride」裏的插曲，把蠟燭移至無線電收音機上，整理寫字台上的什物，預備睡覺。）

（天氣悶熱的緣故，前衛堂裏似又有着乘涼的人，斷續地傳來「思鄉五更調」的歌曲聲。）

瀟傑 （嘆了口氣）老趙，我想明天回去，回家鄉去。

柯幹 小徐，你越病越像詩人了，要不要吟首「舉首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的詩？——（語調變得沉重）回去？你的錢呢？

瀟傑 我已經想過了，預備賣掉那張文憑。

柯幹 賣掉文憑？誰要你的？那是資產者的裝飾品，所謂「寒不能衣，飢不能食」的。

瀟傑 那年畢業的時候，不是我有個同鄉考不及格嗎？他要自費出洋，想買我的文憑，我那時氣得不去理他；可是現在，我想明天去買給他了也好。

柯幹 （非常習慣地爬上寫字台睡覺）唔，是那個專跑舞場玩嚮導的小白臉嗎？

瀟傑 是他，反正他有錢呀。

柯幹 他媽的，這些傢伙出了洋回來，還不依舊是個渾蛋……（吹滅燭光）小徐，明兒去試一試也好，